

河北戏曲丛书

潘楊訟

(老 調)

劉谷方 峰編劇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根据老调传统剧目“秉御状”、“下边庭”；“调寇”、“审潘”、“密松林”并吸取了河北梆子“沥箭会”、川剧“调寇审潘”的部分情节改编而成的一个老调剧本。

宋朝杨令公和其子七郎在镇守边防中的一次战斗中被奸臣潘洪所害。六郎延昭在八贤王赵德芳的支持下状告奸臣潘洪，宋王无奈，遂调七品县令寇准审理此案。寇准虽然官小，但他坚持正义，加之足智多谋，精明能干，终于将此案审清问明，使潘洪认罪画供，为杨家报了仇，为国家除了害。

潘 杨 论

刘 谷 寿 嵘 改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和平区道6号）天津市报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津字第0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70×1092 印 1/32 印数238 字数45·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編 輯 例 言

一、本丛书定名为“河北戏曲丛书”。

二、为了进一步繁荣戏曲创作，提高创作水平，推广优秀剧目，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编辑本丛书。

三、本丛书收编河北省戏曲工作者及广大群众创作或改编的现代剧和历史剧；传统剧目之特别优秀的整理本亦可酌量收入。

四、本丛书专收编河北省原有剧种及已在河北省流行之其它剧种的剧本。凡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经过上演，效果良好的剧本，均可收编。

五、本丛书分集出版，原则上每集只收一个剧种的剧本，但剧种不同而题材接近的小戏，也可酌量编为一集；每集编入剧本多少，视具体情况而定，大型剧本一集一个，小剧本一集数个。

六、由于水平不高、经验不够，本丛书可能存在不少缺点，欢迎读者和上演者随时指出，共同努力办好本丛书。

河北戏曲丛书编辑委员会

人 物

楊延昭	余太君	杜金娥
八 潘	九 妹	楊 洪
潘 潘	潘娘娘	潘 龙
寇 虎	趙光義	德 芳
柴 准	呼丕顯	陳 琳
鄒少卿	黃 龍	黃 旭
一武將	劉俊奇	文臣
四太監	大太監甲乙	丑太監
四御林軍	九宮娥	二丫鬟
四搶旗兵	軍子	四 兵
班 头	中 报	四 車夫
六潘家將	六衙役	大轄手
	四女兵	二劄子手

第一場 惊箭准狀

〔楊府堂上，壽字高悬，摆有“品”字形三席。

杜金娥（內唱）昨夜晚六兄長帶回噩訊，（二丫環手捧壽桃、壽面

引杜金娥身着重孝上）七郎，夫哇！

（接唱）杜金娥喪夫君痛不欲生！

恨潘洪報私仇不顧困難，

在邊庭施毒計苦害楊門。

兩狼山將令公活活逼死，

三關前把我夫亂箭穿身。

六兄長本待貌上殿參本，

怎奈他私自回朝不能見君。

更为難，潘洪賊受王寵信，

他女兒坐昭陽樹大根深。

只說是這冤情難得伸訴，

多亏了八王爷把計來生。

借公爹壽辰喜請王臨府，

壽宴上參御狀要把冤伸。

奉母命帶丫環壽堂料理，

丫環，速速料理壽堂！

這壽堂比靈堂令人痛心！（哭）

二丫环 启稟七少奶奶，寿堂現已料理齐备。

杜金娥 (拭泪) 退下。

〔二丫环分下。〕

杜金娥 (忍泪) 有請太君！

余太君 (内应) 呵！(身着官衣，八姐、九妹着孝服上。)

(念) 外罩紫罗內穿孝，
喜挂眉梢苦在心！

七儿媳，可将寿堂料理齐备。

杜金娥 (指) 婆母請看。

余太君 (四顧，哭) 呵，老令公！

八九 姐姐 儿的父！

杜金娥 公爹！

余太君 七郎！

八九 姐妹 七哥！

杜金娥 夫哇！

余太君 哎，罢了！(坐) 八姐、九妹！

八九 姐妹 母亲！

余太君 快将你家六哥請出。

八九 姐妹 是。有請六哥！

楊延昭 (内应) 来也！(发辮、头系孝条、身着白箭衣，手持狀紙上。)

(念) 父仇弟恨心中焚，
只待面君把冤鳴！

孩儿參見母亲！

余太君 站下。可曾將狀寫畢？

楊延昭 (呈狀) 已然寫畢。

余太君 (閱狀) 嗯! 我兒好好收起。

楊延昭 (接狀) 遵命。

杜金娥 哎呀，婆母! 今日壽宴之上，宋王若不准下此狀，又待如何?

余太君 这——

八九姐妹 母亲哪!

(唱) 我楊家投宋王七狼八虎，
至如今只落得孤葉凋零。
倘若是昏王他不把狀准，
我楊家又何妨自排將兵!
六哥呀! 六哥你把元帥任，
八姐九妹作先行。
人馬發至邊庭地，
拿住了賊仁美千刀萬割，也
叫他尝一嘗各样苦刑!

余太君 (惱怒) 嗯!

(唱) 一声喝住八姐九妹，
那个大胆再胡云!
楊門畫翫是忠良將，
豈肯造反落罵名!
壽宴上有八王來作主，
且看為娘怎样行!!

〔楊洪急上。〕

楊洪 启稟太君，聖駕臨府！

余太君 (向楊延昭) 你等退下。

楊延昭 遵命！

(念) 但願巧計能實現，

杜金娥
八姐
九妹

(念) 參下御狀早雪冤！

(楊延昭、杜金娥、八姐、九妹分下。)

余太君 楊洪，府門接駕！

(四御林軍、四太監、六宮嬪持鑾駕，二文臣、一武將、呼丕显、

大太監甲、趙德芳引趙光义上。)

趙光义 (念對) 父訓子孝承家業，

君教臣忠鎮乾坤。

(念詩) 楊府門外下龍轎，

(跪) 懇臣接駕來迟！

趙光义 (摶念) 太君接駕跪階前。(向大太監甲示意)

速將太君搀扶起，

入府孤再勉忠賢。

余太君 (迎) 八王千歲！ 众位大人！

文武臣 太君！ 呵， 哈哈哈；

(众入，趙光义正坐，趙德芳、余太君分坐正席兩旁，呼丕显及众

臣分入兩席。)

余太君 万岁！ 臣楊家有何功績，敢勞我主龍駕亲临！

趙光义 太君不必過謙，你楊門世代忠良，保国有功。內侍臣，將孤御禮賜予太君。

大太监甲 還旨！（將御禮賜太君）

余太君 （唱）手捧君王恩賜品，
 難抑悲傷淚紛紛。

趙德芳 噇咷！（余勿悲啼）

余太君 （唱）我還得收起辛酸淚，
 強裝笑容謝君恩！

趙德芳 太君，酒宴可曾齐备？

余太君 早已齐备。楊洪，快快吩咐下去，速將壽酒獻上，
 少時是你——（耳語，將御禮交楊洪）

楊 洪 是是是，明白了！（向內呼）壽酒呈上！

〔楊洪端御禮下。二丫鬟捧酒具上，大太監甲接过酒具，三人分別
 給趙光義、趙德芳、余太君等斟酒。〕

余太君 （捧杯）万歲，賢主，眾位大人請！

（唱）一杯酒祝君王龍體康健，

趙德芳 （唱）理朝政整朝綱國泰民安！

〔眾飲酒。大太監甲與二丫鬟分別斟酒。〕

趙光義 （唱）二杯酒願令公凱歌早奏，

眾大臣 （唱）破強敵守邊土功比泰山。

〔眾飲酒，余太君一旁試淚，大太監甲與二丫鬟分別斟酒。〕

趙德芳 （舉杯）太君，這三杯酒么！

（唱）三杯酒祭冤魂早歸神位！（將酒祭天）

〔趙光義與眾大臣驚觀趙德芳。〕

余太君 （唱）但願得除奸佞早雪仇冤。

趙光義 皇兒，壽宴之上，怎好講說不吉之言？（指余）你看，

太君为你之言不乐矣！

赵德芳 啊，莫非儿臣失言了？

赵光义 你定是喝醉酒了！

赵德芳 怎么说，儿臣我喝醉了？

赵光义 是呀！

赵德芳 好好好，儿臣我不再饮酒了。叔皇你呢？

赵光义 寡人早欲驾返昭阳，这酒么，不再用了。

赵德芳 如此，太君呈宴上来！（向太君示意）

余太君 遵旨。（向内呼）楊洪！呈宴（箭）上来。

楊 洪 （内应）来、来、来了！（端盘懿相上，见大太监甲欲接盘，急掩盘蝶）

余太君 （忙赶上前）千岁留步，待臣亲与我主皇宴。

〔大太监甲旧位。楊洪复托盘上前。〕

余太君 （接过盘）如此迟缓，真是老朽无用。你——（同时向二丫环示意）还不快快下去！

楊 洪 是！（汗与二丫环急下）

余太君 （掩盘，呈上）万岁，请来用宴（箭）！

赵光义 （揭綾见箭惊）你、你、你楊門反了！楊門反了！

〔众大臣见赵光义状俱惊。〕

赵德芳 叔皇，怎见他楊門反了？

赵光义 皇儿，你来看——（指盘中箭）

赵德芳 （拿起雕翎看）原来是一只雕翎！

赵光义 是呀！这叫叔皇怎下咽喉？豈不是他楊門反了？

赵德芳 叔皇莫要惊慌，待儿臣問来。（向余太君）呔！莫非你楊門反了？

余太君 怎見我楊門反了？

赵德芳 既然未曾造反，为何皇上雕翎一只，这叫我家叔皇怎下咽喉？你快講来！

余太君 万岁來在臣府，連一支雕翎也用之不下，可憐臣的七郎孩儿，在那雁門关前，竟被一家奸賊乱箭穿身，他、他、他是怎的受来呀！（哭）

赵德芳 太君，这本是边庭之事，你怎得知？

余太君 臣不敢隐瞒，是我那六郎孩儿言講。

赵德芳 怎說，郡馬回朝来了，呼不显！

呼不显 （离座）賢爷！

赵德芳 兩廂去搜，若有楊延昭在，拉来見君！

呼不显 遵旨！

〔呼不显指挥樹林單兩廂搜查，拉楊延昭上。〕

楊延昭 （跪）万岁！賢爷！

趙德芳 楊郡馬，你回朝可有聖上旨意？

楊延昭 无有！

趙德芳 可有元帥将令？

楊延昭 无有！

趙德芳 哪！大胆的楊郡馬！一无聖上旨意，二无元帥將令，竟敢私自回朝，王法难容！呼不显！

呼不显 賢爷！

趙德芳 綁了！

呼不显 遵旨！后稟賢爺，郡馬头上有状！

趙德芳 犯官还告的什么状，拉下去杀！（又向呼不显）

呼丕显 咋、咋、咋！（拔剑，虚作拉揚）

赵光义 慢着！慢着！皇儿，郡馬回得朝来；未聞三言兩語，就要推出問斬，只怕于理不当呀！

赵德芳 叔皇，怎說殺之不当？

赵光义 皇儿思之：潘太師出鎮邊庭一年有余，一不見軍情上報；二不見差官回朝，迄今勝負不明，叫叔皇我甚不放心。如今郡馬回朝，正好詢問邊庭之事，豈能推出就斬？

赵德芳 郡馬私自回朝，已犯王法，怎好多問？

赵光义 寡人恕他無罪就是。

赵德芳 郡馬，我家叔皇恕你無罪，還不向上謝恩！

楊延昭 臣謝主恩！

赵德芳 叔皇，郡馬此狀，如何處理？

赵光义 这个——，看他狀告何事，若是邊庭之事，就容他與邊庭軍情一并伸訴上來。

赵德芳 郡馬，我家叔皇言語，你可聽清？

楊延昭 已然聽清。臣狀正訴邊庭之事。

赵德芳 如此，呈狀上來。

〔大太監呈狀紙給趙德芳。〕

赵光义 皇儿你念上一遍，叔皇我聽上一听！

赵德芳 儿臣遵旨。（念狀）告狀人楊延昭，狀告太師潘洪，
嗯，呼丕顯！

呼丕顯 臣在！

赵德芳 此狀不准，將楊延昭打了下去！

赵光义 慢着！慢着！皇儿，你怎么又来了？

赵德芳 (示状)叔皇請看，他竟敢告起太师来了。此乃是以小犯上，我朝王法难容呀！

赵光义 呢！有道是：君不正，臣諫君；父不正，子告父。何况他一家是元帅，一家是先行。潘太师初次帶兵領將，在那兩軍陣前，难免有些小差小錯，可容他这一告。

赵德芳 呵，此狀叔皇接下了？

赵光义 叔皇我接下了。

赵德芳 郡馬，我家叔皇言語，你可听清？

楊廷昭 臣听清了。

赵德芳 还不快快訴狀上来！

楊廷昭 万岁呀！

(唱) 尊一声万岁爷細听臣稟，

提起那边庭事令人心痛！

离京城兵行至雁門关下，

潘洪賊傳一令安下大營。

他差遣臣的父去把兵調，

又鳴金升大帳再次点兵。

因此上臣的父迟誤三卯，

狗奸賊不說理就問斬刑。

多亏了众將軍把情來講，

才重打四十棍拶出大營。

臣的父兩腿上棍傷未好，

潘洪賊又令我父子出征。
雖說是我兵少仍然获胜，
狗奸賊心惱恨又把計生。
閉关门不允我父子进去，
要楊家杀尽鞭子才許回營。
无奈何我父子重把敵陣闖，
寡不敵眾被圍在兩狼山中。

余太君 (哭) 苦哇！

趙德芳 郡馬，往下講來！

楊延昭 臣的万岁爷呀！

(唱) 只困得楊家將糧草用盡，
也不見三關上發來救兵。
臣的父差七弟回營求救，
可恨那潘仁美，他、他、他——

趙德芳 他是怎样行事？

楊延昭 (唱) 又起歹心！

假意儿把臣弟接进營內，
用好酒灌醉了綁上法繩。
把臣弟吊之在高杆以上，
老奸賊命三軍亂射雕翎。
可憐他身中一百零三箭，
七十二箭透丹靈！
潘洪賊又把他身卸八塊，
拋之在黑水河順水飄零。

臣的父兩狼山盼子不到，
摘金盔李陵碑碰头丧生。

赵光义 郡馬，你状告潘太师，害你父帅、七弟一死，以何为凭？

余太君 (呈箭) 万岁！

楊延昭 (唱) 这一支雕翎箭就是血証，

趙德芳 物証虽有，可这人証呢？

楊延昭 (唱) 三关上陈琳柴于斯証人。

·赵光义 呵！那潘太师为何苦苦害你楊家，

楊延昭 (唱) 只因他为报那劈子仇恨，
竟不顧國難当头陷害忠臣。

楊延昭訴罢状伏地悲痛，

众大臣 (唱) 文官哭武将悲泪落紛紛！

趙德芳 可惱！

(唱) 水不清出些个魚儿打混，
君不正出奸佞禍國殃民。

轉身來向皇叔動上一本，

降聖旨把潘洪拿回京城。

审一审他兩家孰邪孰正，

忠者奖奸者惩是非辯明。

众朝官 万岁，就該准下郡馬之狀呀！

赵光义 (作难) 嗨！

(唱) 楊府里难坏了赵光义！

一时里不知道該怎样行。

孤本当准此状拿潘洪問罪，
怎奈他是孤王心腹之臣。
他保孤登龙位功劳甚大，
他女儿坐昭阳孤的爱卿。
孤若是不准下楊景的状……

众朝官 万岁！

赵光义 (唱) 只怕是众文武怒气不平。

孤也爱楊家将忠心耿耿……

叔皇， 郡馬之状理当准下。

赵光义 (唱) 这一旁皇儿他紧把本盯。

无奈何孤准下楊景的状，
郡馬， 孤王准下你的御状就是。

众朝官 (唱) 这才是我朝的有道明君！

赵光义 哎！ 郡馬， 下堂去吧！

楊延昭 臣謝君恩！

(唱) 万岁准下臣的本，

拿回潘洪濂冤痕。(下)

赵光义 皇儿， 你我父子飲宴已畢， 起駕回宮去吧！

赵德芳 且慢！ 叔皇， 既然准下郡馬之状， 就該降旨捉拿潘洪問罪呀！

赵光义 叔皇我虽降旨， 捉拿潘洪問罪， 也怕无人敢領旨前往呀！

赵德芳 叔皇不必作难， 既然有人敢告太师， 就会有人敢拿太师， 待儿臣立即問来！

赵光义 皇儿不問也罢，問也枉然！

楊德芳 儿臣問問何妨，呵，众位大人！

众大臣 賢王！

赵德芳 我家叔皇現已准下郡馬之狀，有意捉拿潘洪回京問罪，不知你等誰敢領旨前往？

呼丕显 (跃跃欲試) 咋、咋、咋！

赵德芳 呼丕显！

呼丕显 臣在！

赵德芳 看卿神色，莫非你敢前往？

呼丕显 为国除奸，何惧赴湯蹈火，臣願前往！

赵德芳 这才是大大的忠良！叔皇，呼丕显願領旨前往，就該降旨才是！

赵光义 呢！此处哪來聖旨？

赵德芳 內侍臣，回宮取旨！

〔大太监甲应下。〕

赵光义 皇儿，你也忒急性了！

赵德芳 非是儿臣急性，可憐那兩狼山为国捐軀的楊家兵將，迄今尚未瞑目九泉！

〔大太监甲手捧筆硯，聖旨上。〕

赵德芳 (为赵光义展旨) 叔皇，請來降旨！

赵光义 (作難) 哟！

(唱) 宋太宗握玉管心神不定，
思太师父女倆对孤忠誠……(想)
孤权且将桃代李蒙混过去，